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

奏爲恭

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

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

御覽臣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

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冊須呈

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

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

爲盛後來作者

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
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
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
攻詩學邈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
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
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
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
合典觀群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阽危三
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

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葱上雲
飛籌鄴下之師閫閫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
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
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
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
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
鬱頓挫形於曰比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
開堂奧元世需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
家非不各攄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
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泝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

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
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
紜尚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
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
詩乎 臣 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
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選祇恐面墻等誚
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學問海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詮釋五經四書允矣與來而繼往
發揮通鑑綱目洵哉聲聖而動王
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
古文手輯綱羅歷代英華
宸翰勒之岱宗快覩翔鸞翥鳳
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
昌時躬逢
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末窺
中秘諸書臣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黃
青瑣遊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

七言蒙

諭獻文祇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

九重倘邀清燕之

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

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運譜序傳文繕寫

完編裝潢成帙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
上表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淡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肇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

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穆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瀼西扁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痌瘝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轉轉附會而後謂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
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邙山路上也他
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蔓之諷小人苦竹之
美君子即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於忠孝大義非他人
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
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于
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
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矻矻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
脉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楦釀叢脞闢新
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

聽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
皇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畧
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皆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
序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周書杜叔毘傳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京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作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竄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朱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

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見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帥劍南時吏誤辭詩集）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據新書在武再帥劍南時表薦者）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目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怒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

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譏乃遊東蜀依高適既（有至字）而適卒（宋注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辯詳年譜）是歲崔寧殺英乂樓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宋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亂者誤也公嘗往來梓間新史云往來梓夔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權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紀事謂公卒於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

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諸朱注唐本事詩太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酉陽雜俎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按飯顆山頭詩太白集不載。柯古所言。特據流俗傳聞。文子美未嘗爲考功。其誣可不攻而破。劉昫以之入史。謬也。苕溪漁隱亦有辯。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頗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銘見末卷

新唐書本傳　　宋祁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